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二

宋 張邦基 撰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

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為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為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曰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詔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鑠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  
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  
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  
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  
怛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  
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  
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  
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

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姓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迺曰爾無庸恐我為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竇中出入有所須名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為置吏門外為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

亦以其無他用止怪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  
獄程崇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為我傳語  
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崇起立曰某適  
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曰  
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  
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為人剛方不撓好  
面折人一州號為木強自聞見怪獨心常易之方崇  
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

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  
扳堦基首與堦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  
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捽  
其領挾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怪室者兩  
足入戶內引恩手戛戶頰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  
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  
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  
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人不

出日高稍摩戶視閱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為都巡所悞禍至若何思曰某以為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為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子等謹退自後怪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為天長巡檢常為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馬解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



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  
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  
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賴陰侯胡白題將  
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  
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  
捨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為韃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  
題斜胡人多為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為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竒老拙此回  
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  
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極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  
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  
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  
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  
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

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  
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  
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三百萬  
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  
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  
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  
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  
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

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陸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厯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極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極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哀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

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歛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祇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梓州織八丈潤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予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棋楂液漬之過

卷二  
一日瀝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聞品二錢七作漿  
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  
鮮極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密煏令香真  
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  
硝一字俱為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密器收之  
燒暗極熾火

題跋最為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  
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唐來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  
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  
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  
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  
蓋可謂善體物也然意亦取之鵬詩云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  
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  
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  
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  
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而  
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榜唱  
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奉詔以  
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

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  
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帝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  
無為軍復召為書學博士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  
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  
春官外郎人以為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龜山得一石長四丈有  
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  
并邸宅後池先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

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涇重  
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  
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  
是秋方至京師置於艮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  
泰未幾李廌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  
又添一廌

都尉王詵為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

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俞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

云

寄張芸叟和寄

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閑持長笛寫秦聲羨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堂對月明入手帖

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其一墮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斫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二足而闕其一矣後為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  
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明曰碧雲駮取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  
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  
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  
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  
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  
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  
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踉絕銜斷轡  
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不可傳此  
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  
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唐暨潛亨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著  
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鄒志完為序娶陳氏蜀人

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為郡學官代還時  
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魂流年多病身惟我  
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攜無淚盡望遠起愁新老眼  
將何暖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雲江梅漸放春  
鴈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方振園居我豈貧  
惟餘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薦稱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  
香軟香之類篤穉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觔白



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薰漬破之可燒號瓠香  
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為  
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貓兒  
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  
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表  
舅家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胡牀

趙岍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後不復存焉豈歸閬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岩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天生者具香漚鬱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怪礪礪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闔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曇頴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清德趙

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損二女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大遼生辰國信使在北方適遇冬至時本朝歷先北朝一日北朝歷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厯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即屬于時為明日矣歷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歷可也遼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偽為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為恠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歆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

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黃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書譏訛事下御史時相欲寔  
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時禁中已焚其  
書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有云蔡京姦邪用之誤  
國童貫闕官祇可灑掃宮廷不宜預廟謀密筭刪去  
謗訛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忿欲寔決彥濟復爭之  
廼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某事乞  
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今

金史卷之二  
卷二  
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即日內批與  
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  
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  
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  
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  
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為子孫福延方士皆  
非有道之士比曹特覲公賄耳公曰能傳我乎卒曰

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  
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  
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  
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  
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為樂常得句云春  
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  
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  
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  
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  
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子友人相訪拍案問荆公曰錄曰僕不喜閱此書子問  
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子曰不然凡稱  
某事子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含桃閣下因斲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

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瘞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婆成陰與世晏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韓非子

有云矢來有鄉

鄉方也有從來之方

則積鐵以備一鄉

謂衆鐵於身以

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

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

謂甲之全者自

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

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

山谷用事

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鯢鬣相摩挲巨靈戲撮天凹

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我來謂怪非

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顛鬼脅

相撐揆夏倪均父為予言此詩竒險不蹈襲前人韓  
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為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忤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州  
方城召還提舉寶錄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  
造朝居西第廼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  
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朝四日閒荒園薄酒願  
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  
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

璣洗眼看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罷  
政未久王黼靈素師成輩方盛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  
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  
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  
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鬻

銅鐵輩  
皆病香

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

南海賈胡貢一種香  
木末如蜜房色澤正

黃可減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

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搗如糜沉水得

黃而氣鬱投初鬻蜜中媒使相悅悶以黃整蜜隙硴不津

地蕘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爐注

如芟子薰鬱鬱畧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鬻紅螺如麝外家効之

以珠賤此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

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

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數

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於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  
骨董袋中取香如芙蓉許注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  
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  
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  
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  
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  
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

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月

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狀  
劉曰公之病不可為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  
二人執幡幡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  
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  
陰譴怪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  
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



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中布衣褰幃直入邵  
惡之捲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  
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  
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  
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  
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  
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為猫所斃雄啁哳久之

翻然而逝少選一雉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雉墜地  
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為雉所毒  
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悟悲夫

墨莊漫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三

宋 張邦基 撰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  
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  
西馬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  
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  
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

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溆遂維石近岫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岫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珎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謹誼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容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

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  
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  
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  
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為言自  
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  
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  
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  
人此何所也老人為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

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二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為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

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  
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  
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  
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迥非人  
力之所為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  
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跡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  
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  
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



人獲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為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為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為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為人言之後病

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即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

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既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即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

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  
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  
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  
而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  
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  
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  
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  
曰西有貴臣闕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不可

輒近言未既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  
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烟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  
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寧因問何以  
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官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  
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有能言  
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嘆嘗聞近代亦然業力所招  
也世寧不盡記大畧如此復往謝彭公則堂已虛矣  
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

即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為地下主者  
矣汝到人間為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  
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  
頂來下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  
河甚徑煩語慶家人斬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  
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  
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為  
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

慶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  
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瘖三日而愈其後歛人稍  
稍聞之

宣和改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手  
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  
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自  
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棊局斜倚於階傳呼令  
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竊視之袞

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更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汚血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



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逡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敦信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卧病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為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

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  
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  
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  
茫曉析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  
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  
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俸錢唐至  
淮上因與道友論議嘆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  
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

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  
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  
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  
五十八歲即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  
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其詩  
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閒  
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  
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  
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鄼侯非也貢父  
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  
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  
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  
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頌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兔以碧紗籠護

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

必遭刑

闕二十一字

積甚憚之云夜即相馳逐於圃中三事皆

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鷗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  
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  
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  
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  
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為景華御苑德符初不  
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瘡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  
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藉清影低顰啄  
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

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以崔  
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  
靖康初起為右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郊城  
詩文甚高

東坡為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帖子有云上林珍木暗  
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  
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倩共內  
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見



以楊梅為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  
果豈昔人以乾實為之耶東坡以角黍為午日之饌  
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於  
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為水式泥卵置泉亭  
中每貢發以之為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之水味  
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暉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具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與

棗木相近以鶩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脉即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項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

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  
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  
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吞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  
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  
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  
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  
二事聞之劉延仲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詞因

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  
大笑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李  
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寢陋  
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為其人毆擊之碎  
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昔翠始有意  
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帥  
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窟避或

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真善自為謀者乃遺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子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真絕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涼榭大屏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无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无咎置酒

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云  
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  
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  
花我自羞无咎嘆曰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為梅  
花賦清艷殆不類其為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  
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  
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

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玫瑰油出北方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  
香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祇一  
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罌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  
仲憲之使敵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祝周云回日  
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  
禁中厚賂敵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  
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

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啟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啟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懶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戩即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啟見之愛其佳後天啟



汎舟宿橫塘遇雨閉篷而卧夜分不寢聞歸鴈聲因  
復為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  
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  
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无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為佳作蘇明允作  
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  
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秦論不  
及而馳騁過之

裴銅傳奇載成都古僊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  
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  
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  
有闕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敵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  
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  
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視駭愕  
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亟走屯患

通鎮為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靜  
濟侯者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  
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插如雲鑿數尺始得之  
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  
戲目之為館職裏行

李廌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卞居塲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  
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  
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  
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真拜章  
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杖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  
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勔私  
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李去偽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冥外  
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為李見鬼去替密邇會集  
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靈靈不敢當乃云去偽老矣  
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  
僖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罔測  
政和初靈為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僖中乙授西京偃  
師簿又三年為靈婿果符恩契之言靈終徽猷閣待  
制僖終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草一  
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  
愈其二人不嗽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  
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  
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  
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  
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無

金少曰卷之三  
卷三  
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為沼以石  
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  
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坼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稱  
者為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為察隻子京師俚語  
謂無對者為察隻建炎三年擢權殿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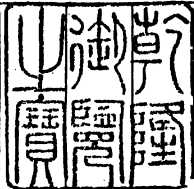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云  
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君心

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  
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公語余密  
告呂丞相徵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啟徵仲明日留  
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者二云已矣東  
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  
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注云公  
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南齋翠竹滿軒可與定  
國為十日之飲此老年未盡之情也其三云靜者宜



膺壽胡為忽夢極傷嗟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  
山路終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  
與子瞻嘗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子  
瞻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右三  
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藁因錄之皆當時  
事今公之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  
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擊豈憚勞

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  
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墻間乞終甘澤畔逃  
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為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螯  
綽然真自許擘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  
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墨莊漫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莊漫錄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毛杞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四

宋 張邦基 撰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  
王上句盖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  
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  
歸下句盖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漢  
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於

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

德而從之

云

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為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

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

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揚驥德

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

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

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

呼煙切

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

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奕自云家世為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

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祇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為八家慈為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祇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



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  
北方每日閉門飧餽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覲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  
章同為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為軍仲益繼遷  
言官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嗣以無為歲額上  
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為當職官吏仲益得檄  
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

仲益以啟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  
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為精切  
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為  
許洛兩黨崔鷓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  
李廌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  
生以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

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  
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  
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  
詩云伯勞東翦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  
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  
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  
噴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  
軍鼓蓋天子三軍之像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

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  
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  
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  
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  
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鉞鈇李淳風云  
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  
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為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  
有益信然

杜甫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  
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搏扶之句鮑  
欽正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  
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  
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道七曜於中階華  
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  
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  
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方

幾之湊不足大矣

云

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為玄

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  
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睨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  
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  
兆也曾子固在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氎氈暖  
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  
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  
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  
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髮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

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

音夢送

髮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  
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  
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  
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  
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  
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  
荒人研覈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  
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為廢人然卒無恙蓋器  
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  
滑危甚忽石墮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  
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  
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縋而  
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  
苦赤目甚惡晴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

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陛辭  
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  
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  
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  
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蘇陰和尚作穆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以  
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楚間賽神者  
皆歌穆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

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剗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欵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

叔皆為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瀑流為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馬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秦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允武恭為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網船般運鹽糧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

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  
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  
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置統六路年額  
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  
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  
闕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  
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  
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

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  
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  
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  
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  
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  
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  
且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

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  
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  
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  
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  
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  
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

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  
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  
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卧  
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  
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  
庭之日被命錫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  
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仙秘訣人不識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



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  
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  
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  
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  
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  
無聲挽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  
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

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雇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  
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雇  
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  
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  
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  
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  
時匣中寶劍騰霜鏑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

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彛時以為警絕曾絃伯容為予  
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  
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  
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  
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  
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為登覽之最蓋取李贄皇題臨  
江亭詩有多景懸窻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即臨江故

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惟  
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佈如棋江山  
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  
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  
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  
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  
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為  
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歸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膺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  
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攜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  
膺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  
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  
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  
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

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  
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為  
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  
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引銅盃効鯨  
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  
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  
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  
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

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  
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  
聲否乎子東因為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  
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  
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  
草仰視窺我若洞府然門鑰不啟或有告之者曰但  
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  
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

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為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為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



隔無疑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  
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為之詞名曰桂華  
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  
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為按歌官羽皓  
月滿窻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為予言之  
王禹玉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葢珠殿時  
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  
詞有云曾陪葢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誇博物  
祇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枝詩  
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祇自知  
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  
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  
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矣時羣臣皆應制  
馬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夜中不

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為對即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因扞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尙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州居逆旅中

郡知之為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後房曰  
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嶺表武在京師為一使  
臣姓孫人所蓄乃携孫竄至南京亦為郡所拘七月  
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塘僧淨暉子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  
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之門嘗得一  
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  
磨礪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

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為徽白玉為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儂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儂者正透盤龍亦亡馬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温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

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  
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為遠景意  
趣益新畧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  
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  
後為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  
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  
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

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  
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  
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帝  
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  
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  
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  
白鳥為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  
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

云齊桓公卧於栢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馬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盖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盖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秦陵時蔡元長為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閣各有詞諸妃閣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太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宮人第一玉



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謾罵左右為之辟易公問為誰僧云押網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嚼天憲手持釣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續

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  
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續之弊也嘗與  
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  
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  
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  
畜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  
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續  
也

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宇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其廟作鐵牛詩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鱖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

菰菜專羹鱸鱠固秋物而專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  
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  
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  
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別  
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  
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  
警昏憤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  
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四